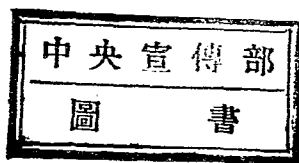


# 來歸大抗

著懷舒徐



行印社版出是求



MG  
125  
70



3 1774 9276 0

# 目次

一 「抗日必入抗大」？	一
二 「入過獄嗎」？	四
三 行路難	六
四 延安素描——抗大學生招待所，彩幃，鏟刀和斧頭，「路條」，外交部招待所，膚施縣政府	一三
五 抗大生活——蟲子，小米飯，豆芽菜，洞，竈，「打游擊戰」，粉紅色的禮拜六	一八
六 三民主義是可以曲解的嗎？	二四
七 這樣，「戰線」能「統一」嗎？	三七
八 空談戰術	四三
九 「往後你不要這樣想」！	四八
十 歸來感想	五一

目次

8563

## 一 「抗日必入抗大」？

這幾年來，日本鬼子可把我們中國欺壓得太厲害了。九一八之夜，牠掠奪去了我們土地遼闊物產豐富的東北；長城戰役和一二八事變，牠又在我們更大的領土上行兇，燬滅了無數的財產，屠殺了廣大的同胞，并且逼着我們和牠訂了兩個協定，從此中華國土內，藩籬盡撤，軍權政權都受到無限的蠻橫的束縛；這時候，我們酷愛和平的中華民族，真像是被繳了械的士兵，只好由敵人任意擺佈我們的命運。但我們中華民族兒女，能坐視民族的淪滅和國家的衰亡嗎？能忍受國土的喪失和財產的損壞嗎？能漠視我們的男女同胞一批一批的被敵人屠殺蹂躪嗎？不能！絕對不能！於是通都大邑，固不必論；甚至天涯海角，窮鄉僻壤裏，都堅決的吼出來對日抗戰的呼聲。

這呼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力，團結起來了四萬萬人民的心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車輪，走向光明而自由的前程，於是以蘆溝橋事變為楔子，而燃起了民族解放的抗戰之火。

偉大的時代到了！

在這偉大的時代裏，每個人都需要靜，並且積極的動；每個人都迫切的要求把自己的體力精神，生命，甚至於一切一切，都拿出來供獻給國家，貢獻給民族，尤其供獻給神聖的對日抗戰，和偉大的新中國的誕生；每個人都關心着祖國的命運，每個人都打破了自己的迷夢，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喉嚨去喚醒大眾，每個人都希望走上沙場，上起刺刀來和敵人衝鋒，每個人的耳裏，總飄蕩着大時代的鐘聲。

在這種環境之下的我，年青而熱烈的我，就再也不能心平氣和的坐在武昌××路××中學的教室裏了。一到上課的時候，先生還沒有來，我就和幾位同學約定，請先生講時局消息。先生來了之後，東拉西扯的講一套，即使想要正式上課，也是費力不討好。這一課講時局，下一課還講時局，今天講，明天還講；講的好壞不管，只要先生講講，學生聽聽，罵罵小鬼，解解心焦，便算完了。沒人讀書，沒人寫字，煩悶和焦躁，緊緊的抓住了我們的心。有的要到農村去，有的要到訓練班去，有的要到服務團去，有的又要到軍隊裏

去。雖校的同学，逐漸加多，最後只剩我們十二三個有心無肝的同學了。

這些同學裏，只有小趙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是一位眉清目秀，小耳小鼻，中等身材，而又天真熱情的人。我們常在一起談，最後總有一致的煩悶——廣大的人民都動員了，我們有爲的青年，爲什麼還沒有動？同時也總有一致的要求——要利用一切的機會，去參加抗戰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小趙正在操場裏談着的時候，他的朋友劉君來訪他。談了幾句平常的話之後，知道他是要到陝北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去讀書的。當時我們就問他關於抗日的情形，他就很高興的和我們說一大套。他說，抗大是抗日必需的軍政知識的最高學府，是抗日幹部訓練的大本營，是大時代的偉大產物，是新中國的明燈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策源地，是紅軍長期戰鬥的結晶，是……。他熱烈的講着，我們也聚精會神的聽着，聽着，聽着，最後，我們的心，被抗大的威名陶醉了，無形中我們便以爲只有抗大這一顆明亮的火炬，才能引導我們前進，才能把我們充實起來，才能把我們武裝起來，只有通過抗大，我們才能擔負起來並且完成這個時代所課與我們的偉大任務。當時，我們還得出來一個結論：我

們一定要抗日；抗日一定要有必需的軍政知識，若想學習這種知識，便一定要入抗大，就是說，我們一定要入抗大。接着我們又談到往陝北去所必要的手續，並且他還答應我們盡量給我們幫忙。

## 二 「入過獄嗎？」

十幾天之後，一個雪後的初春早晨，我和小趙過江到漢口來，下午四點多鐘，我們便乘平漢車向鄭州進發。這一路上，不用說我們是怎樣高興了。我們的嘴總是微笑着，像擺脫了牢籠的鳥，這一次可得在廣闊的高空中，自由翱翔了。第二天上午到鄭州，下午三點鐘，又轉上隴海車，向西安走去。不知怎的，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疲勞，只有緊張和興奮，同時也一點不理會空襲的恐怖，和任何的阻礙，而只有懷着一個戰鬥的心，勇敢的奔赴前程而已。

到西安後，立刻就向八路軍辦事處去交涉。辦事處是設在××莊，一列瓦房，一小門

朝南開着，門口有一位士兵守着。我們和他說明了來意之後，就進院了。入門右邊是傳達室，屋裏擺了幾張辦公桌，這時業已有七八位青年男女，在那裏填寫志願書，並且有一個人負責給解釋抗大的性質，課程，生活，和其他畢業後的學生情形等。這些話，真遭人愛聽，越聽越有味，越聽越想去，越聽越證明劉君的話是怎樣千真萬確。同時，再看這麼多的青年男女都要到抗大去，我們去的心更堅決了。等到那些先到的同學都填定志願書了之後，我們便走到辦公桌前去填。表具油印的，上邊寫着姓名，年齡，籍貫，學籍等項。但最引我注意的，是曾否入獄，和入獄原因這兩項。一看到這兩項，我便有些發呆了。不知他們是什麼意思，也不知怎麼填才好？辦事處那位先生（不，這時候，人對人全稱「同志」），看出我有些猶疑，便問我說：「你入過獄嗎？」在這種情形下，我真很難答覆，因為我本來沒有入過獄，沒殺過人，沒放過火，沒當過漢奸竊賊，也沒有過危害國家擾亂治安的行爲，我那有入獄的機會呢？現入獄吧，又來不及。若乾脆說沒有入過獄吧，又怕他們不叫我入抗大。假若他們只招收入過獄的青年，那我豈不失去入學資格嗎？我也有心說

句謊話，可是又怕他們詳細察問，揭穿了倒不合適。我心裏正思索着，後來那位辦事員看明白了，才說這是調查性質，對於入學並無關係，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
填定志願書之後，就另由辦事處領了一封介紹信和一張護照，以便走進邊區和到延安抗大報到。

回到旅社之後，我們還思索着：爲什麼要問我們「入過獄嗎」呢？

### 三 行路難

於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來了。它就是我們怎樣才能達到延安。想坐公路汽車吧，當時是不通的；想等一等吧，也是遙遙無期。同時，假若把旅費等光了，可怎麼辦呢？想請求辦事處讓我們坐八路軍軍用車到延安去吧，他們又不答應，最後決定只好徒步走了。於是我們告訴八路軍辦事處說是要走到延安。他們很同意，並且說，每天早晨都有幾十個青年由西安出發，往陝北去，在路上我們便自然會和他們搭成同伴的。



這時候，我們當然以爲徒步走到陝北，並非難事。一則說，很多青年都能走去，我們就不能嗎？二則說，若以爲走是苦事，那將來還配荷槍實彈，打游擊戰嗎？三則說，藉這個走的機會，也可以鍛鍊身體呀！總而言之，除了走去而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於是第二天早晨，我們便出發了。

初春的天氣，還有點冷，我和小趙，一人穿一身灰布軍衣和一件棉布大衣，并且帶一些襪子，襯衣，牙刷，手巾和牙膏什麼的。公路是平坦、悠長而堅硬，有的地方正凍着冰雪。起初，我們走得很快，後來，太陽升高了，天氣漸暖了，同時，走得也漸遠了，這時候，我們所帶的東西，重量漸漸增大，胳膊便漸漸發酸，腿也漸漸的笨了。不久之後，我們只好在一個小村鎮裏，放下包袱，休息一會。

鄉間的農民，常常能遇到的；他們穿着樸素而厚重的棉衣，露出單純而粗壯的樣子。八路軍的軍用車，也時常從你身邊飛來或飛去，留給你的，是一陣冷風和迷眼的塵沙。這時，你會對於這時代進化的交通工具，發生莫大的愛慕；假設我們能坐着它，那我們能少

受若干痛苦，並且節省多少時間呢？同時也咀咒它，爲什麼不叫我們坐呀？

休息了一會，就再往前走。我們的心，仍然是極端興奮。看到遼闊的大地，就覺得祖國的可愛；越覺得祖國的可愛，越覺得救國工作的迫切；越覺得救國工作的迫切，越想用更快的速度，走到那專門培養救國工作幹部人材的地方。於是我們更緊張地向前走着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談着，有時也唱唱歌，調和一下單調的空氣。抗大的學生嗎，還有不會唱歌的？

前面的道路上，蠢動着十幾個黑影，有時離得遠些，有時離得近些，可是總沒有得機會遇到一起。我和小趙猜想，他們也是到延安入抗大的。後來，他們走到一個小村子裏的時候，就休息了；我和小趙加緊往前追，我們是很希望同他們湊到一起走的：一則說，道路不熟，萬一走錯了，豈不前功盡棄？二到我們兩個人太單調，若遇到什麼差錯，未免遺憾。還好，趕了半點來鐘，趕上了，我們非常歡喜。

他們真是往抗大去的。總共十二個人，也都是中學生，其中有一個年齡最小，至多也不過十五六歲而已。可是他同他們一起走着，當時我很欽佩他。我們互相打個招呼，並且

很親熱的談起來。過一會我們就一齊出發，我們的人數更多，我們的氣勢更雄壯了。

下午四五點鐘，我們又休息一下，可是等再走路的時候，我們的腿都發酸，并且腳也疼了。我脫下襪子一看，在腳掌上磨出了幾個水泡，有的已經破了，流出水來。我不能不感到相當痛苦。這時候，只好讓其他同學先走，我和小趙和另幾個走得慢的同學，在後邊踉蹌的跟着。走到下午六點來鐘的時候，到了三原縣。

在一家土炕，油燈，房間黑臭的小店裏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又起程了。這時候，我新買了一雙布鞋，可是一點也沒有緩和腳和路的磨擦。走着，走着，不顧一切的走着，到抗大去嗎，腳疼算什麼。那十幾個人是在我們之後離開三原的。可是他們的陣容也現出分裂了。起初是集團前進，後來人與人的距離增大，最後三兩個人在一起走，無形中按走路的能力，分成小組。那位最小的和三位同伴，落在最後，幾個身高力大的，成了先頭部隊，逐漸有趕上我們的趨勢。

三里、五里的走過去，行人漸漸的少，村落漸漸的稀，荒涼和僻陋的景象，逐漸呈現

在眼前了。口是渴的，可是找不到水喝；肚是餓的，可是找不到東西吃；唱歌和談笑的氣力，也漸漸小下去。人與人的距離，越發加長，後來我們停下脚步，等等他們，可是很久也沒有趕上來。後來我們又連乏帶喘的走了二十多里路，到耀縣的時候，已經六點多鐘。

第二天早晨又起身走。天上稍微陰一點，看起來還不礙事。但是山漸漸的多，路的坡度也漸漸的大，本來就腰酸腿疼無甚氣力，這一上山，更加難過。他們都在我們前邊走，并且把我們落得很遠。因為是山路，轉一個灣就前後不見人了。突然在山石的側面上，看到一行白灰字，上邊寫着：「××二同志，加油前進」，我們看了又是感激，又是難過，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了，還有什麼「油」可加呢？晚五點鐘才到了同官。

第二天該向宜君走了。天還是陰的，走出三十多里路的時候，天上的雲越聚越厚，北風也越颯越大。走到離宜君還有三十來里路的地方，竟下雪了。起初還很小，無甚妨礙，後來大了，北風夾着雪片，猛烈的襲擊我們，我們便不得不冒着寒風，踏着厚雪，振起僅有的勇氣，向前衝進。但因爲山是高的，路是滑的，走的速度，不能不非常低落。這些地

方，周圍全是高高低低的山，山巔起伏，形成了山的海。沒有村落，沒有人烟，沒有可以避雪的地方，同時也不能到任何地方去避，因為一走起來，就得拿一個縣城做目標，七十里也好，九十里也好，都非在一天之內走到不可。七點鐘的時候，日落天黑，遠看一座高山的斜坡上，透出了點點的燈光，我們知道是宜君到了。

夜裏雪停了，第二天因為我們都很疲倦，并且也恐怕道路泥濘不好走，所以都在這裏休息一天。

第二天又一同起身走。這時候，手疼，腳疼，腰疼，腿疼，筋疼，骨疼，一句話，周身全疼，像得了嚴重的病症一樣。起初我們都走不動，走了很久，筋肉才舒展開，走得快些。

山是越走越高，不知到那裏為止，我們從高山上走下來，走上去，走一條S形的盤道，就要費好幾十分鐘，難走極了。走上二十里路，也遇不到一個人，轉一個灣，就看不到前後的同伴，使你有陷身絕境之感。同時，嶙嶙的怪石和蕭蕭的樹聲，更增加了這種場

面的森嚴，假設你再想像到，在這連綿不斷的羣山，能有無數的狐鼯、豺狼和虎豹，並且牠們正在待人而噬的話，你更會以爲在這樣遼遠荒涼的路上走，很容易受到無謂的犧牲。

到中部的時候，業已七點來鐘。

所經各縣的縣城，是一個比一個小，一個比一個蕭條，人口也一個比一個少。若就縣城的面積和人口的數目來說，有的恐怕還不如國內的一個中等大學吧。地方的荒涼，可想而知。再看看那些面有菜色的人，就知道這些地方的人，是怎樣貧困了。

由這再往北走，地勢更高，又走了一天，到了洛川。幾家小客棧裏，早有人滿之患，我們和一家小雜貨舖商量了好久，才找好一個住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又往前走，走了多半天，便入鄜縣境了。有時走在山腰，有時走在河邊，有時爬上高峯，有時走下谷底。我們這些疲倦而疼痛的肢體，就整天照樣被這崎嶇峻峭的山路和砭人肌骨的寒風，折磨着，顛簸着。路過淒涼凋敝的甘泉城，再走一整天，便到延安城了。我們的歡喜，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。

## 四 延安素描

進延安城後，我們便到抗大學生招待所去報到。當時也就搬到那裏去住。我、小趙和同來者中的三個人住在一個小土炕上，炕不燒火，是冰涼的，和躺在雪地上一樣。原來爲着走路便利，只帶來一條棉被，現在這條被，既要當被蓋，又要當褥子鋪，它的不足以禦寒，是毫無問題的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除了延長身體的疲倦和疼痛的時間而外，又患了嚴重的感冒症；同時，小趙的腳，在磨破了之後，又凍了一次，立刻就潰濃成瘡，紅腫起來，不能下地行路，那十幾個人裏，也有五個是和我們一樣患病。於是健康而活躍的我們，都變成滿面愁容，垂頭喪氣的了。

過了七八天，總算漸好一點，我們便走到街頭去看看各種情形。延安城是小的，住戶也不多，房屋也破舊不堪，有很多處是敗瓦頽垣。街道也很狹小，後來除了星期日，城外的學生能進城來，給這座古城添些生氣而外，其餘的時間裏，只有陰沉和貧困。

記得那一天是什麼日子。很多商店都在街上橫掛出多幅布幃，上邊貼着各種各樣的白紙或綠紙製的字，五光十色，很是熱鬧。可是這些布幃，有的已經很舊，有的上邊還遺留着上次貼了紙字之後所剩下的漿糊痕跡。我心裏想，這些幃子一定是遇到什麼紀念或慶祝的日子，就由政府機關通令換上適當的字，再橫掛在街頭的。後來正好有很多次事實，證明我的猜測，並沒有錯。甚至那一家商店一定掛出來什麼樣的幃子，我都能記得清清楚楚。

同時，也另有一個奇異的東西，在你眼前招展。它便是共產黨的黨旗。這面旗，是用紅布做的，中間還縫上一塊黃布製的鐮刀和斧頭。這個旗和國民黨的旗並列掛着，那一個在左，那一個在右，也沒一定。可是就沒有一家掛國旗的。我很奇怪，怎麼不掛國旗呢？難道對於我們的國旗，還有些疑慮嗎？而且口口聲聲說是信仰三民主義，擁護國民政府，可是爲什麼又偏要不掛國旗呢？

有時我們也想到城外看看，可是出不去城。若想出城，非有「路條」不可。鄉民入城要



由鄉政府領「路條」，商人出城要由商會領「路條」，學生出入城內，也要由學校領「路條」。像我們這樣等候編隊入校的人，是沒法領到「路條」的。我們的行動的自由，便被局限在這個狹小古老的城牆之內。只有一次，我混在幾個抗大同學之中，出一次城，一直在城外的抗大等到晚間才同他們搭伴進來。在進城門的時候，遇到一位女同學，在我們前面走，門兵向他要「路條」，她說沒有帶來，門兵不讓她進城，可是她非往裏走不可，門兵對她說：「同志，妳要想想，這種行為是錯誤的。」但她說：「我想個××。」罵完人，便闖進去了。

一天，我在街上走着，離遠看到幾位穿長袍帶皮帽的人。這種服裝在這街上是不可多見的。等他們走近了一看，巧得很，其中有我伯父的一位老朋友。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，便知道他是由西安來，要經過延安再走到綏西某蒙旗去服務，在這裏還要住上幾天，一則爲着等候幾位同事，二則還可以在這裏參觀一下。當時，他告訴我說住在外交部第一招待所，並且希望我到那裏去訪他。

晚間我去了。這外交部第一招待所，坐落在南門裏大街路東。分前後院，房子是破舊

的，窗紙也有些壞了，北風一吹，呼呼的響。

這時，×先生住在裏院前邊的一個房間。房間很小，很暗。屋裏的溫度同外邊一樣。這時，×先生正蓋着老羊皮袍，蒙着頭在土炕上躺着，起來之後，我們便談起來。起初他說，這地方出入城門，太不方便，住在城裏像坐牢一樣，并且對於外來人，監視太嚴，總是疑神疑鬼，我們往那裏去，先要報告他們一聲，然後就有人陪着我們一同去，說是引導我們，實際上就是監視我們。可是我們有什麼值得監視的地方呢？足見他們對待別人只有猜疑和束縛，而沒有坦白和自由。

接着他又談到對這地方的感想。他說，他無從怎樣客觀的想，也想不到什麼了不起的優點來。并且還勸我趕緊回到武昌學校去，不然就到其他訓練班裏去，將來一定能得到爲國服務的機會，千萬不要執迷不悟，而貽害自己，貽害社會和國家。

這些話，好像在我的火熱的心靈上，澆了一盆冷水。我再也遏止不住我對這地方的一切情形的懷疑了。同時，也把我以前所得的惡劣印象，都勾引起來，我越發懷疑，越發痛

苦。我想着，我想到祖國的橫遭蹂躪，危如累卵；我想到我要參加對日抗戰的心，是怎樣堅決，怎樣熱烈，又是怎樣純潔呀。我想到八百多里路的長途跋涉，備嘗艱苦，爲什麼所得到的印象，是這樣惡劣，這樣空虛呢？我想到……，我再也不能想下去了。我茫然出招待所的門，拖着一個破碎的心，走向狹隘而冷酷的街道中。我想着，我走着，信步而行，不計西東。可是突然間「膚施縣政府」的木牌，出現在我的眼前。我極力鎮定一下我的心，對這個木牌呆呆的望着。

大門是破舊不堪的，看起來，只要一颯一陣暴風，就能吹倒。「膚施縣政府」這個木牌，是污黑而破舊的，像一個滿懷憂憤的臉。另外還有兩個民衆團體的木牌，掛在它的旁邊。再往院子裏一看時，更是破爛不堪。房屋低矮，牆也快倒了。一羣囚首喪面的人，在窗前列着蹲着，有的看報，有的談天，裏邊還有一層院落，情形是更加凋敝，狼狽而悲慘。這是縣政府嗎？不，這簡直是難民救濟院了。

回來之後一打聽，才知道特區的各種軍政教育機關，是完全祕密，不掛牌子的。掛牌

子那個縣政府，不是共產黨的縣政府，而是陝西省政府所設置的。它是一個虛設，虜施縣各項政務，自有共產黨包辦，它沒有過問的餘地。同時，因為房屋缺少的關係，那幾間破房子也引起了他人的覬覦之念，于是其他特區的機關或團體，搬到那裏去住，和它「分庭抗禮」，于是而有「被佔了」的悲鳴。可是這個悲鳴，是多麼富于刺激性呵！它暗示着什麼呢？

## 五 抗大生活

等到第十六七天，抗大編好隊了，把我們編到第×大隊，第×隊，第×區隊。校址在「虜施縣政府」旁邊的城隍廟裏。從此便過正式的抗大學生生活。每天所接觸的，只有抗大同學。我們穿的是灰布軍衣。有極少數的同學，他們的衣服是比較清潔和整齊一點，絕大多數的同學，是極其骯髒而襤褸。滿衣服上全是油漬和塵埃，從去年十月以後穿上就沒有換過，沒有洗過。沒有澡塘，無處洗澡，每人身上都有很厚的污泥。于是蟲子便得到極理

想的活動地盤。原來我們身上是沒有蝨子的，可是後來逐漸的有，並且逐漸的多，很多人同住在一個炕上，若想自己不生蝨子，當然不可能。牠白天咬我們，晚上更咬我們，衣服的摺縫或破綻的地方，便有牠們成羣結隊的潛伏着。同時，整個二十四小時裏，都有這些小東西，在你身上滋生成長，吸你的血。所以身上總是癢。有時，我們睡覺前便脫下衣服去抓牠，一抓就一堆，然後再來個「殲滅戰」。

吃的是小米飯和黑皮豆芽菜。一碗菜裏，一半菜，一半湯，分明是不夠吃，可是就沒有一個人能把它吃光。豆芽的黑皮，又厚又嚼不爛，很難下嚥，但後來竟有人主張，每人非把豆芽皮子吃光不可，於是很多同學，夾一口豆芽，便皺眉瞪眼。飯是小米飯，當然，在這邦家多難，民不聊生的時候，有碗飯吃，已經不容易，還有什麼說長論短的地方？可是飯做得太壞，有時很硬，有時太爛，乾乾稀稀，也不一定。粟皮子很多，嚼一口飯，多半是渣滓。每個同學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並且還有人硬說我們吃苦的精神太不夠。可是不該吃苦的時候，何必勉強做作，把幾千青年的健康看成兒戲呢？

住在城隍廟裏，因為房間的不夠用，所以非常擁擠。平常只能住下五個人的一個炕，現在要住八個人，每個人只有比他肩頭稍寬一點的地方。一翻身，一伸腿，便要妨礙到鄰人。房屋是陰暗的，住了這麼多人，空氣那能好。一早晨起來，房間裏的空氣，便包含了極複雜的成份。有阿莫尼亞味，有腳丫泥味，有油漬味，有塵埃味，有……，不一而足。

後來天氣漸漸暖了，不得不設法解決住的問題。於是南門北門和東門的黃土山，便遭了亙古未有的殃。成天都有成羣的青年在那裏挖洞，在那裏流汗。挖一個洞，即使六七個人，也要挖個十天八天。挖時，也有競賽，看誰挖得快，反正是挖得越緊張，流汗越多越好。我們這一組，全是青年中的青年，有三個人是從小就生活在城市裏，從來就沒做過用力氣的工作。於是我們的成績最壞，挖了十三四天。但這樣費了很大氣力，流了很多血汗所挖成的洞，有的因為土質稀鬆而坍塌了。雖說幸而沒壓死人，可也充分證明這種住處，有很大的危險性。

洞挖成了之後，我們便搬到北門的窯洞裏住。洞的前邊，只有一丈多寬的平台，若有

一點事的，就要上山或下山，每天都不知要在高山上上下下多少次，衣褲而不洗，髮長而不剪，蓬頭垢面，穴居野處，回復到原始的生活。

窮！普遍的窮！斷絕了錢，那是常事。原來，這些同學，有的故鄉是在戰區，這次日本侵略，當然要使他家受到莫大損失，而斷了經濟上的接濟。有的是未得家長允許，潛逃到延安來，根本不能向家裏去信，更不能向家裏要錢。有的是東北青年，他們的窮，更可想而知。有的是離家太遠，交通不便，寄不到錢。有的……所以我們很多同學，成年成月的是囊空如洗，錢業已變成我們所不能想像的東西。單就我們這一區隊說吧，一百多人裏，只有一個華僑，有少數的錢。

一次，一位姓陳的同學，由三原縣家裏，匯去了十五元錢，他當然很高興，但你知道他是怎樣爲難去使用這筆錢哪？他想買一些零星用具，可是又怕旁人拿去用。他想買一點墨水什麼的，可是又怕旁人都來「揩油」，以致頃刻而盡。他想要保存這些錢吧，那更辦不到，而且那簡直是自私，罪惡。於是他今天接受友人的要求，買些花生吃，明天又得被旁

人逼着到飯舖裏請請客。或者後天又來一位同志，乾脆要向他借用三元五元，於是這十五元錢，很快就各有歸宿，很快就「利益均霑」了。這用舊名辭講，叫做「打土豪」，用新名辭講，這叫「打游擊戰」。只要旁人發覺了你手裏有錢，你的錢就難免於難。

我在延安住了三四個月。這期間，只有一次「打游擊戰」得到勝利，吃到一次燒肉菜。另有兩次小收穫，是買一點花生和梨吃吃。那個香甜，就不用形容了。此外就沒有旁的好東西，進到我的嘴裏。苦啊！苦到頂點！所以每逢我走到「機關合作社會食堂」門前，一聞到撲鼻的肉味酒香，一聽到特區要人的猜拳之聲的時候，無怪我的心裏立刻就燃燒起來了飢餓而憤怒的火。

「打游擊戰」這個名辭，還另有一個用法，它便是向女同學進攻的別名。於是一百多個女同學，便成爲很多游擊戰士的對象（雖說我們那門「游擊戰術」課程，是與進攻異性沒有關係的）。

這些女同學，同男同學穿一樣衣服，吃一樣飯，住一樣的地方，讀着一樣的功課。



她們的面色是黑紅壯健，口紅與高跟，是她們早就忘掉了的吧？所以從外表看來，真不知她們「女」在什麼地方，可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進攻。其中，有的是夫婦一同去到抗大（或陝北公學）讀書，有的是在「游擊戰場」上結成了的愛人，有的又正在猛烈進攻中。學校對於這類事情，當然採着放任態度，輿論也沒有約束這類事情的地方，所以男女雙方，都不必有什麼必要的顧忌，而是乾乾脆脆。於是而有粉紅色的禮拜六之說。一到禮拜六，這些夫婦或情人，就有見面的機會，有些男女竟能設法找出一個共同過夜的地方。可惜其中的方法和况味，非著者所得而知，無法奉告。

可是也有些人，對於這個問題，仍然保持着古典的作風，有的并且貼出了標語：「不做戀愛夢，我們要自重」，這反映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。可是有的又說：「要同她們戀愛，非到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不可，一到那時候，她們再也不扯扯捏捏了。」這話豈不是有些醋味嗎？可見我們抗大學生的生活，是污濁，痛苦，窮困，散漫，并且有些墮落的成份了。

## 六 三民主義是可以曲解的嗎？

上課的地方，原先是在城裏，後來搬到城外。這教室，簡陋到極點。沒有桌椅，只有一塊黑板而已。上課時，有的立着，有的坐在自己拿去的衣服包上，團團圍聚，亂七八糟。

論到教員，全是去年下季由所謂「白區」裏去的。原有的紅軍部隊裏，就很少能夠教書的人，於是這裏的教授，不能不以「白區」爲主要來源。這些由「白區」來的教授，也有很多是不大高明，假設把他們搬到內地任何一個大學裏來，我相信，他們能考上大學的人就不大多。因此，若想從他們嘴裏得到什麼深刻的正確的科學知識，那簡直是妄想。看了一本半馬克思主義的書，便自命對於馬克思主義深有研究，便登上土臺講演，開口是馬克思，閉口是列甯、史大林。好像以爲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他的理論的正確和學問的淵博似的，也好像除了馬克思、列甯和史大林而外，再沒有值得明瞭和值得推崇的人似的。

我們所能學得到的社會科學功課，也只是關於馬克思主義那一套。在陝公就專有「馬——列主義」那一門功課，我們抗大的功課裏，有社會科學，中國問題，游擊戰術，政治工作，統一戰線，也都是以馬——列哲學為基本方法來講授的。所以陝公和抗大的一切有關社會科學的功課，全離不開馬——列主義。

至於同學們所能買到的書，也只有關於馬——列主義的各種書籍。書店只有一個——光華商店圖書部。那裏的書，主要的（也是銷路最大的）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「列寧選集」，再不然，便是與其產黨氣味相投的各書店所出版的各種小冊子。關於國民黨有關的書局所出的書，是一本沒有，關於三民主義的書，更是一本也沒有。雜誌更少，目前只武漢一處出版的雜誌，據說便有幾百種，可是這些種裏，能登延安之門，而入抗大之洞的，可真寥寥無幾。我們所能買到的雜誌，只有解放，團結，戰地，世界知識，羣衆，抗戰，婦女生活等。我們所能看到的報，只有新中華報，新華日報，和延安新華通訊社出版的「每日新聞」的油印小冊子。至於大公報之類，一般學生和市民只能在民教館裏間斷地看到一些。

總之，我們所能看到的書籍、雜誌和報章，主要的的是由共產黨印刷機關出版的。反對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者所作的文章，批評共產黨或共產主義的文化機關所出版的各種讀物，以及普通無黨無派者的文字，全到不了我們手裏。

抗大也有個圖書館，這個圖書館，雖然很小，並且只有幾千本書，可是在抗大的職員和同學看來，業已很充實了。這裏的書也成架成堆的是馬——列主義，你若想借，就只有這樣的書，其他的書是沒有的。

一天，我走到圖書館裏，翻翻書看，巧遇到一位同隊的同學，我們便談起來了。他年齡和我相仿，並且和我一樣是安徽人，並且相隔只有一縣而已，於是我們談得親熱一些。他說，他還沒有在初中畢業，並且是在抗大畢業之後，就被派到這裏來服務的。當時，他正拿列寧選集第八集在讀。我本來是看不懂這一本書的，於是便問他能否看懂。他說，這本書是很專門很深刻的，若沒有充分的社會科學知識，便很難看懂，所以他說他看不懂，只是翻翻看看，遇着淺近的就記一點算一點而已。後來我們又談到這裏爲什麼沒有三民主

義的書的問題，他說，三民主義的書這裏是不多的，同時，一般教授只教同學參考馬——列主義的書，而不教你參考三民主義的書，這樣，那一個同學還要費力不討好呢？

一天，上「中國問題」那一課的時候，談到三民主義了。當時，我爲好奇心所驅使，會十分注意的去聽他們是怎樣觀察三民主義，并且作了一個詳細的筆記。

×××先生便很高興的講起來。他說，三民主義裏，有正確的部分，革命的部分，也有錯誤的部分，反動的部分。

據他說，三民主義的正確的革命的部分，是要爭取民族地位的平等，實現人民的政治平等，并且要扶助農工，以達到經濟生活的平等。至於三民主義的錯誤的反動的地方呢，他也舉出了幾點。

A·他說，中山先生以爲在中國社會裏，沒有階級之分，只有大貧小貧之別，這一點是錯誤的，反動的，因爲中國已有近代化的產業，當然也有無產階級。按中山先生這種說法，一定要抹煞中國社會的階級性，從而抹煞了我們無產政黨在革命過程中的積極作用。

關於中國社會內部有否階級的問題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但作者所敢肯定答覆的，是中國國民黨，早已認爲在中國社會裏有貧富之別，即經濟生活的不平等。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，不然，中山先生何必煞費苦心的倡導民生主義呢？

但中國社會裏有否階級是一回事，而這兩個階級是否需要殘酷的階級鬭爭，又是一回事。換句話說，中國這個社會裏，儘管有無產者的存在，但中國產業發展的落後性和財產集中的低級性，都足以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距離，都足以決定這兩個階級的比重及其質和量，也都足以決定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或衝突的程度，同時，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社會，中國的無產者，是半殖民地無產者，中國的資產者，是半殖民地的資產者；所以中國的無產者，除了受經濟的壓迫而外，還要受民族的壓迫，就是受帝國主義者——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——的壓迫；同樣因爲是半殖民地，所以中國的資產者，除了受封建殘餘勢力的束縛而外，也深受帝國主義者——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——的壓迫與威脅，試看近年來中國民族工業的風雨飄搖，和民族資產者的困苦顛連，便可明瞭。

再看從全面抗戰發動以來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華民族所給的禍害，是否因為階級的不同，而有輕重之別呢？灑遍了整個中華國土的鮮血，那一滴是資產者的，那一滴是無產者的？這是一點區別也沒有。上海，無錫，蘇州，杭州，和津青兩市，是中國民族工業的搖籃，也是中國資產者的樂園吧！但自全面抗戰後，那一個得幸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焚燒、破壞和蹂躪呢？中國新興的資產者所受的損失是多麼大，所受的打擊是多麼重，這是不難想像的。所以在現階段的中國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，階級利益沒有強調的必要，有產者要這樣想，無產者更要這樣想。我們有個共同的敵人，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，在日本帝國主義之前，我們沒有種族的區別，沒有信仰的不同，也沒有性別和年齡的歧異，至於財產的多少，更沒有考慮的餘地。我們大家只有一條心，一個聲音，只有團結起來，堅決抗戰，把日本強盜趕出國門之外，然後我們才有光明的前途，才能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。民族利益是階級利益的前提，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，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。

B·X先生又說，中國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黨，它是中國資產階級地主紳商，為

着維持他們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支配的工具；但中國共產黨，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黨，是無產階級的前衛，爲實現無產階級的最高理想而戰鬥。於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利害衝突，就反映爲國共兩黨的衝突。三民主義主張階級調協，反對鬭爭，所以三民主義在這一點上也有它的反動性。

和作者在上節所說過的一樣，在中國社會裏，沒有強調階級利害的必要，所以何必說國民黨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利益，或共產黨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利益呢？但假設我們問一問，國民黨是否只代表資產者的利益，而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呢？我相信，任何一個純潔的青年，任何一個肯接受客觀真理的人，一定會給一個否定的答覆。試看國民黨當年在中山先生領導之下，推翻滿清，締造民國的時候，是從中國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，還是只從資產者的利益出發？當然不是後者，而是前者，這是明顯的。滿清政府的愚庸腐化，和它所招致的嚴重的外患，使整個中華民族，都受到無窮的災難，這中間，還因爲什麼宗教，種族，信仰或貧富之別，而有程度之分嗎？沒有，絕對沒有，所以階級間的調協，實有必



要。

次之，當國民黨爲着肅清軍閥，剷除外患，以便實行三民主義起見，而出師北伐的時候，它是只從資產者的利益出發，而忽視了無產者的利益嗎？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所壓迫所束縛的，只有資產者而沒有無產者嗎？假若能肅清它們，剷除它們的話，無產者不更是減却了一個重大的壓迫和束縛嗎？這也足以證明國民黨所信仰的三民主義，是從廣大的全民族的利益出發，而不從狹隘的階級利益出發。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，全中華民族兒女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。

再次之，當我們全民族的對日抗戰，從八一三開始以來，我們政府在政治、軍事和經濟上，是怎樣發揮了堅強的戰鬥精神，以加緊團結，並動員全國的物力、財力和人力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呀！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，又是怎樣心神勞瘁，堅苦卓絕，以全民族的利害爲利害，以全國人的意志爲意志呀！在沙場上，中華兒女的血，是洶湧沸騰的在一起流着，分不出來那一滴是貧人的，那一滴是富人的；抗戰勝利之後，中華國土上，將

遍開着自由解放之花，那一塊是富人的園地，那一塊是貧人的園地呢？這是誰也分別不開的。

C·X先生又說，中山先生所說的「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」，這也是錯誤的，反動的。他以為三民主義不是社會主義，所以中山先生這種說法，實在是忽視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特殊性，並且在理論上忽視了共產黨的革命任務。

他們的這種解釋方法，是三民主義的割裂、曲解和誣蔑，即使在無黨無派的第三者的我看來，也大有批判和糾正的必要。所以我為澈底批判他們的觀察錯誤，並表明三民主義的實際起見，特分下述四點，加以說明：

(一)東方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中山先生，對馬克思是相當欽佩的。他說：「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，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。」可見中山先生對於馬克思著作的意義，作了正確的估計。

(二)畢竟因為這兩位思想家、革命家，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同，社會環境不同，所負使

命不同的緣故，而在他們的哲學上，有些距離。馬克思的哲學是唯物論，以爲人類行爲「都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。故人類文明史，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變遷的歷史。」

但中山先生的哲學是唯生論，以爲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；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，所以歷史的重心是民生，不是物質。「民生就是政治的重心，就是經濟的中心，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。」人類要求生存，并且要維持國家和民族的存在，所以要積極奮鬥，於是社會才能進步，歷史才能向前發展。

馬克思由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，所以主張唯物論，并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，以使用做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武器；中山先生由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，不僅注意到人民的生存，而且也要注意國家和民族的存在，所以是被壓迫民族革命的精神武器，是被壓迫民族的救星。

(三)因爲這兩位思想家、革命家的哲學不同，於是對於革命問題所提出的方法也不同。如衆所週知，馬克思是階級鬥爭學說的創立者。他以爲人類社會從出現了階級以後，

便互相磨擦，衝突，并且互相鬭爭，使人類歷史向前發展。於是人類社會的歷史，便是階級鬭爭的歷史；一個社會裏的被壓迫階級，一定要向壓迫階級鬭爭，才能得到解放。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無產階級若想得到解放，便非向資產階級鬭爭不可。

但中山先生對馬克思的這種主張，持批判的態度，而不願抄襲他這種方法。中山先生以爲：「我們要拿事理做材料，才能夠定出方法，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，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……能夠實行，才是真學理。」

可見中山先生緊緊的把握住了問題的核心，這個核心便是：中國是個產業落後的國家，中國是個次殖民地，中國人民不但需要經濟解放，而且需要政治解放，同時更需要民族解放。所以當致慮到中國革命的性質的時候，中山先生不人云亦云，不削足適履，而是要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，來定出適當的方法。

中山先生以爲中國社會裏的貧富不均，相差並不太遠，若和外國社會比較起來，簡直是大貧小貧而已。但中山先生也注意到隨着經濟的發展，而財產有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可

能，於是擬定了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兩種辦法，以防止財產的猛烈集中，所以中山先生說：「在我國之大資本家，尙未發生，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」，只要設法「防微杜漸，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」，便可以了。所以中山先生反對階級鬭爭，自有客觀的事實做根據，而不考慮到主觀上的可否，這種態度是正確的，科學的。像中國共產黨盲目的挑動階級鬭爭，并且鬭爭了十年之久，損失了莫大的物力和人力，可是結果如何呢？所以共產黨的挑動階級鬭爭，不如國民黨的防止階級鬭爭。

（四）民生主義爲什麼是社會主義呢？首先要說明的，是中山先生對於社會主義是極其贊同的。他說：「社會主義爲人類謀幸福。」「各國尙多反對社會主義之政府，我國則極贊成採用社會主義。」并且說：「我國提倡社會主義，人皆斥爲無病呻吟，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。」由此可見中山先生是很同意於社會主義的。

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，中國產業的落後性，以及中國財產集中的低級性，使中山先生不能成爲嚴格的社會主義者，不能成爲階級鬭爭說的擁護者，更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獨

裁的領導者。所以中山先生說：「處今日中國而言社會主義，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。此非無病之呻吟，正未病之預防也。」所以中山先生一則在民族問題上，要積極爭取民族地位的平等，以解除列強所加於中華民族的壓迫；二則在民權問題上，要反對封建式的政治束縛，主張憲政，以擴大人民參政之權利；三則在經濟生活上，一方面要防止土地或資本的集中於少數人之手，以免引起財產分配的不平衡，同時他方面要積極改善并提高人民的生活，使之接近於平等，并主張加速開發產業，以減少列強的經濟壓迫。這三個主義，分頭並施，互為因果，於是舊中國不能不結束她的命運，而獨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，便能建設起來了。

所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，就是社會主義，是用和平方法以實現全民的社會主義，不是用破壞的殘殺的階級鬭爭的方法以實現無產階級獨裁。中山先生說：「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，當初詳細研究，反復思維，就是覺得用民生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、切實而且明瞭，故採用之。」所以這個區別，也只是名義上的

而已。

但抗大和陝公的這些教授們，偏以為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黨，偏以為中國有階級并且就要有階級鬭爭，并且偏以為三民主義不是社會主義。他們的目的，一方面當然是要抹煞三民主義的進步性，革命性，以便使那些純潔的青年，對於三民主義懷着不良印象，并減少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向心作用；他方面再不顧國情，不顧環境的，把馬列主義大吹大擂，說是如何科學，如何正確，如何神聖，以便麻醉他們，誘惑他們，并且加強他們對於共產黨的傾向，以便為現在和將來的驅策之用。所以他們的這種解釋方法，可謂一舉兩得，這叫做擁護三民主義，這叫做實行統一戰線！啊！誰說這不是值得痛心的事？

## 七 這樣「戰線」能「統一」嗎？

「統一戰線」嗎？這還了得！「一切服從民族統一戰線，一切為着民族統一戰線，一切經過民族統一戰線」，「擁護國共兩黨親密合作」，「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」，「民族統

「一戰線萬歲」，「……」。這樣的標語，多得很，街上、教室裏、寢洞裏，到處都有。統一戰線的宣傳熱，可想而知。

此外，我們的功課裏，還有「統一戰線」。這門功課，只抗大有，國內的其他公私立大學固不待論，恐怕國外的著名大學，也是沒有，所以我們的「耳福」，也是可想而知。

這門功課裏，講些什麼呢？

講義是一本九十頁厚的油印小冊子，共分四章，每章裏又分五六節。前面講到民族危機下的中國，接着講到中國的一般狀況和怎樣轉化為半殖民地。

以後又講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產生、發展和形成。在這個題目之下，當然要談到九一八後國內政治上的重要問題。譬如九一八之夜日本帝國主義者武裝掠奪東北之後，共產黨會怎樣提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口號啦。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期，共產黨會發動了若干工人大罷工大遊行啦。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國紅軍又怎樣向全國軍隊提出來什麼「號召」啦。一九三四年一月，紅軍又和十九路軍訂立什麼「抗日協定」啦。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宣



言中，又提出什麼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啦。……

這些話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呢？一則說明了只有共產黨是怎樣主張抗日，另一方面襯托出來了國民黨是怎樣反對抗日。二則表明了共產黨是怎樣反對內戰，而國民政府又怎樣是內戰的主動者。而共產黨的活動會引起什麼惡劣結果，和國民政府在這時期內會有什麼良好的工作表現等，却一字不提。其實，只要我們稍微回憶一下，便可明瞭：那時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反X，還是抗日？是階級鬥爭，還是對外抗戰？是以抗日為名而……，還是除了抗日之外別無企圖？這些問題，在我是毫無疑問的以為當時共產黨的主張是以前者為中心，而非後者。

可是當我在抗大讀書的時候，我那敢說這些話呢？還記得有一次，我為着對這門課程的教授——哲學大師——XX先生表示好意起見，我說：「假設他們國民黨那時候不動員幾十萬大兵去打共產黨，而和共產黨合作去打日本的話，現在的中國也許比以前好得多了。」可是他聽到這話之後，便豎眉瞪眼的批評我一次，說我這話不正確，容易影響到國

共兩黨的感情，無形中能破壞統一戰線，希望我力加糾正才好。

可是當他講到共產黨向三中全会遞「降書順表」的時候，他也不講到參加三中全会的國府要人裏，有一部分是「孫中山先生的最好的信徒，×××，×××……」，而另一部分是「在這次會議上還沒有相當影響」的親日派嗎？同時，不也講到三中全会曾通過「根絕赤禍」的決議，並且對共產黨說了很多「誣蔑」，「謾罵」的話嗎？這些事是否也需要回憶呢？參加三中全会的國府要人，不都是中山先生的「最好的信徒」嗎？不都是蔣委員長的忠誠的擁護者嗎？不都是舉國一致擁護的國民政府的負責人員嗎？他說了這話，並且用這話去訓練我們這些青年，這件事將產生什麼樣的嚴重結果呢？可是你小心些，在抗大裏，這話是說不得的，不然，就有幾頂帽子要不知不覺的落到你的頭上，使你「跳入黃河洗不清」。這些帽子，第一個是托匪，第二個是漢奸，第三個是「從『白區』帶來的不正確觀念」。假設你不謹言慎行，便有戴上這種帽子的危險。

根據我們的講義說來，托匪的醜態有次述幾種，並且告訴我們要嚴加提防以免上當。

假設你以爲：「共產黨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，是出賣革命」，便是受托匪第一種醜態的影響。

假設你以爲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，是出賣無產階級」，而「爲民族資產階級服務」，便是受托匪第二種醜態的影響。

假設你以爲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，是一種欺騙」，便是受托匪第三種醜態的影響。

假設你以爲「共產黨應反對一切帝國主義」，便是受托匪第四種醜態的影響。

再假設你以爲「中國共產黨只有公開反對中國國民黨，才能得到抗日的勝利」，那便是受托匪第五種醜態的影響。

假設你以爲可以同意于托匪的「高超」的理論，便要跟着他「高超」到天上去，并且由天上掉下來，落到毛廁裏去；假設你幸而落到大庭廣衆之間，也要「老鼠過街，人人喊打」。

這還了得！

可是還有！假設你說：「共產黨主張階級鬭爭，那裏能夠建立什麼統一戰線」，這便有

漢奸嫌疑，至少這是「從『白區』帶來的不正確觀念」。因為他們現在業已把「階級鬥爭」束之高閣，而聯合各黨派共同抗日了，至于將來如何，那是另一回事！

辯證法嗎，一切都得變！前天的我變為昨天的我，於是昨天的我不妨「否定」前天的我；昨天的我再變為今天的我，於是今天的我不妨「否定」昨天的我；今天的我再變為明天的我；明天的我再變為後天的我，反過來說，便是明天的我不妨「否定」今天的我，後天的我又不妨「否定」明天的我。一變，「否定」，一「否定」一變，千變萬化，洋洋大觀，你還有什麼可說？

可是事實怎樣呢？陝甘寧三省的版圖，早已變化了，三省邊區的二十幾縣，是共產黨統治下的領土，國民黨政權，在那裏只是徒有其名而已。中央政府當然是無法過問，即使過問，也是無效。譬如，共產黨決不肯取消邊區特殊政權，也決不肯放棄特殊立場，更不肯改變馬列主義支配下的宣傳政策，而且更不肯使八路軍更進一步的國軍化。所以只有獨霸一方，自成局面而已，只有破壞國民政府政權的完整而已；同時，也只有以那塊地盤為

溫床，以便休養生息，……而已。

一天上課的時候，談到對立物的統一和統一物的分裂的問題。那位先生說：「對立物的統一一是相對的，有條件的，對立物的鬥爭是絕對的，不可協調的。」據說這還是他們馬列哲學的基本原理之一。我曾暗中把這個原理，用來當做他們對於統一戰線問題的觀察方法，可是沒敢說出口來。根據這個方法，就可以看出他們口裏的這個統一戰線，是怎樣做作，怎樣表面重於實際了。

在抗大讀了幾個月的書，也爲着統一戰線這門課程費去不少功夫，可是我現在一點也用不着它，將來還是用不着吧。

## 八 空談戰術

淞滬抗戰失利之後，一般人以爲這是由於戰術上的錯誤，即由於沒有採用游擊戰，接着便特別注意到游擊戰了。集會，刊物，或者人們的日常談話，時常是以游擊戰爲討論的

中心。當時甚至有人說，只有游擊戰術才是中國抵抗日寇侵略的唯一戰術，只有游擊戰才能救中國，全國軍隊最好都變成游擊隊，都打游擊戰。

後來，人們逐漸冷靜一點，以為任何一種戰術，都要配合運用，而不能單獨運用，所以人們對於游擊戰術的認識，比較清楚些了。

這時候，人們便不自覺的由游擊戰想到八路軍，因為八路軍，原來是紅軍，自成立以來，便採用游擊戰術。於是有的竟向八路軍去信，請他們出一本小冊子，講講打游擊戰的方法。

游擊戰術，游擊戰術！多麼好聽，多麼動人呀！學習他們的游擊戰術，恐怕也是大批青年所以「不遠千里」而要到抗大去的基本原因之一。

這時候，抗大的學生，又走了幸運。不但能讀到關於游擊戰的書，而且親臨其境的聽到那些打過若干年游擊戰的人，來講游擊戰。

講游擊戰這位先生，是短小而敏捷的，總閃爍着一雙銳利的眼，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位

善戰的游擊戰士。

我還記得第一天上課的時候，他照例的把游擊戰術恭維一套。譬如他說，游擊戰術是弱小民族在解放戰爭中的唯一的武器，是紅軍的最高戰術，也是紅軍在十餘年戰鬥經驗中的最大結晶。

這些話業已很有吸引力了。可是他還說各地的友軍，怎樣向他們去信，要求他們公佈他們游擊戰術的經驗，並且有的友軍竟派遣很多下級官佐，到那裏去「留學」，以便歸隊之後應用，可見國人對於他們的游擊戰術是怎樣重視了。至於我自己，也本想是好好學學游擊戰術的，這是因為志在抗日的我，不能不有抗日的實際知識和能力的緣故。

從那天起，我們每禮拜就上兩三次那門功課，可是我們所得的收穫是如何呢？

一般的軍隊裏，都有嚴格的紀律，學科要怎樣，術科要怎樣，都有嚴密的規定。可是我們的游擊戰術這門功課，就不那樣！這門功課的基本精神，却在這個「游」字，游游蕩蕩，空談無補於實際。

第一，這裏沒有嚴格的軍事訓練，不出操，不拔慢步，也不走隊形，操典這類的書，在這裏是沒有用的。有時，也站排，可是這個排，像一個小學校裏的先生領一隊小孩子玩耍一樣，隨隨便便，嬉嬉哈哈，越散漫越好，走幾圈就完了。

這裏更少有槍操，不像一般的軍事學校，一進門便給你一支大槍，教你從早抗到晚，從入校抗到出校。除了偶而也打靶實習一下而外，其餘的時間裏總是徒手的。所以即使抗起槍來，也是東倒西歪，充分表現出來那種「游」的精神。

至於教室裏的游擊戰，當然更容易教你聽得莫明其妙。

一上課的時候，這位先生時常先在黑板上畫個圖，以表明那是村莊，那是河流，那是山崗，那是道路，那是敵人進攻的路線，那是我們防守或突擊的據點。畫好了之後，他就開始講了：這一次敵人的部隊，有多少門礮，有多少士兵，每小時走多少里，大體都明瞭了。敵人由某條路向南進攻，我軍在路旁某村莊防守。敵軍行進，我軍出擊，於是開始接觸，激戰後，我軍稍挫，敵人沿此路攻入，接着，他便問同學了：「這時候應該怎樣去攻



啊？」我一聽這話，心裏就難受，分明是一打就敗，還怎樣去反攻呢？可是他還要把同學叫起來問，這位同學就只好答覆說：「在那幾個村莊裏，都有我們的埋伏，這時他們應該出動，包圍敵人，把它消滅」。

於是這一戰便打完了，千篇一律，每一次戰都是這麼打的。可是作戰是否這樣容易呢？我雖然沒在其他學校學過軍事課程，可也總覺得沒這麼容易的事，古人有所謂「紙上談兵」之說，我以爲我們教室裏的游擊戰術，只是空談戰術而已。

至於各種軍器，恐怕連步槍都不能利用到適當程度，其他機關槍，大礮，坦克車什麼的，更不用說了。

現在想起來，我是什麼戰術也沒有學到，學到的一點一點，早就付之流水，向下游，「游」下去了。

慘！

## 九 「往後你不要這樣想」！

這裏另有一個特色，它便是小組會。這個小組，是由同一房間或同一寢洞裏的同學來組成的，它的性質據說是利用共同研究討論的機會，來交換知識，辨明真理。每天晚飯後就寢前的時間，便是開小組會的時間。開會的時候，有一定的題目，做討論的中心。這題目，有時是由自己擬定，有時由校方頒發，有時由黨部頒發。至于討論時，也有時由區隊長指導，有時由共產黨黨部派到每小隊裏的政治協理員負責指導。當然，他們對於每個問題的討論都很注意，對於每位同學發言的內容，也特別留心，因為他們是專門負責這部分責任的。同時，每組有組長，負責主持開會事宜，并于開會之後，把會議結果，報告校方。

開會時是團團圍坐，有的人在接到問題之後，還準備一下，可是大部分的人是不準備的。發言的次數也不一定，喜歡說話的人說得多，不喜歡說話的人也可以說得少。我們這一組裏，共有八個人，其中兩個是大學畢業生，四個是高中生，那兩個是初中生。這樣，

程度的不齊，是難免的了。單說這兩位大學生吧，一位是很有經驗的共產黨的幹部，調到抗大來訓練，所以他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，是相當深刻的，他就自然而然的作了我們的組長。另一位是教育系畢業，并且當過兩年教員，說起話來當然很有滋味，可是對於社會主義，是一竅不通，只爲好奇心所驅使，便到抗大來了。我們這幾個高初中學生，完全是滿腔熱血的青年，純潔，忠誠，天真而活潑，若講到救國，當然都不敢後人，可是對於社會主義，就沒有濃厚的興味。于是我們這個小組會，便是所謂「文整武不齊」了。

一開會的時候，當然是組長先發言，把問題的輪廓講個大概，接着作開始討論。這時候，我們便不可避免的時常造出很多缺陷。如（一）對於問題不準備，討論時，空空洞洞，東扯西拉。（二）有時抓不住問題的中心，不知所云。（三）不遵守發言次序，每人發言多少，相差很多。（四）口才較優者，每利用自己的辯論技能，去辯護自己的言論，而缺乏接受他人的正當批判的精神。（五）組長的批評過於嚴苛，發言者稍一不慎，一定橫遭批評，不是「由觀念論出發」或者「由『白區』帶來的不正確觀念」，便是「機會主義觀點」，或者「犯

了機械論的毛病」。所以在說話之先，總是畏首畏尾，而不得暢所欲言。這樣的小組會，對於知識的交換和真理的辨明，當然很少良好效果。

但，實際上，小組會的意義，就不只在交換知識和辨明真理，而是要藉這個機會，用共產主義的理論去訓練你，陶冶你，使你把所謂「錯誤的觀念」，即「由『白區』帶來的不正確觀念」，完全吐出來，經他們批評一下，改正一下，再換上共產主義理論的內容，裝到你的腦海裏去。於是無形中，你的腦海的波紋裏，便浮泛些紅色的東西了。

一天開晚會當討論統一戰線的問題的時候，這位當過小學教員的大學生，偶然說出了一句不利于共產黨的話，當時就被組長聽到了，并且嚴格的批評了很久。後來又有一天，當討論馬列哲學問題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聽說世界各國裏有很多哲學家，他們都有高深的哲學理論，并且對於人類文化，都有偉大的貢獻，馬克思和列寧，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。可是我們爲什麼只研究馬列兩人的哲學而輕視那些人的呢？」我說完了之後，組長很久沒有發言，後來他對我嚴加批評，說我是「觀念論者」，「形式主義者」，「小資產階級的劣根

性太大」，嘮叨不休，把我批評得頭昏腦脹，閉口無言。可是他不但沒有怨我，而且把我說的話報告區隊長。於是區隊長就特別注意我，今天到我這裏查查，明天把我調去談談，就像發現了一個奸細一樣。並且給我解釋，什麼在哲學裏有兩派，只有馬列主義這一派是最正確的啦；什麼馬列哲學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哲學，無產階級一定要擁護馬列哲學啦。講了很久，最後並且警告似的對我說：「往後你不要這樣想！」

我偏那樣想的話，你還能用什麼方法來檢查我的腦海的皺紋嗎？可是再也不能那樣說了，否則恐怕有不可測之虞。所謂「思想自由」，「言論自由」，那不過是「專制」的別名而已。這對於我是多麼無情，多麼殘酷，而且又是多麼可怕的教訓啊！

## 十 歸來感想

這生活不是合理的生活，這訓練不是有益的訓練，這學習不是必要的學習。幻滅！一切全歸幻滅！三四個月的光陰白白的過去了，悔之不及。于是我懷着憎恨，憎恨，不可動

搖的憎恨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只有期待「畢業」時期的到來。可是時光老人並不因我的盼而加快他的步伐，于是我盼着，像獄裏的囚徒切盼得到解放的日子一樣。

後來可快「畢業」了。他們認為忠于他們的少數同學，在工作上，大體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安置。可是很多同學，尤其像我這樣「意識不正確」的人，工作問題是得不到適當解決的。但我也願他們給我介紹，一則說，畢業後的我，仍然是入學前的我，馬列主義和統一戰線什麼的，並不是打日本的必要知識，其他收穫還有什麼呢？我的頭腦，武裝起來了嗎？我有能力走上沙場，爲國殺賊嗎？那些被派去打游擊的同學，請你們去吧，我得不到那樣的機會，同時，也一點不希望那樣做。那些被派到「友軍」裏去的同學，請你去散佈「革命的種子」吧。我呢？我和很多同學一樣，只好說我有一個親戚在「友軍」裏服務，我去找他，毫無問題，便這樣草草了事，再也沒有人過問了。

別了，別了！還我自由！越往南走越暖，春到人間，溫風拂面，大地在陽光中蕩漾

着，象徵着前途的光明與勝利！

回到西安，又看到久別的國旗和蔣委員長的畫像。在這個像上，蔣委員長正擎着一面光明絢爛的國旗，并大聲疾呼，號召國人，團結起來，堅決抗戰，走向自由解放的前程。

他關心一切的人，更關心我們青年，以前他爲着我們青年做過無限的工作，現在還繼續做着。在締造新中國這個偉大而艱鉅的工程中，他需要我們，同樣，我們更迫切的需要他。只有他和我們之間的血和力的堅固的結合，才能在中華民族的深厚而肥美的國土上，培植出來自由解放之花。這裏就有我們向前邁進的方向了！青年的朋友們！

二七，四，一五。





42  
KBC  
G  
25  
10

703